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成果

张振兴 熊正辉 林立芳 主编

军话研究

◎丘学强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成果

张振兴 熊正辉 林立芳 主编

军话研究

◎丘学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话研究/丘学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9

ISBN 7-5004-5142-3

I. 军… II. 丘… III. ①粤语-方言研究②闽南话-方言研究-海南省 IV.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0527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刘勇勤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7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邮 编 100720

010—64031534 (总编室)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插 页 2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军话分布简图

图例

- ◆ 军话方言点
- 省会城市
- 地级市和重要县市

比例尺

0 km 75 150

北 ↑

例圖

军话方言点

省会城市

地级市和重要县市

比例尺

北

《汉语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总序

我们已经注意到，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世界上已经有多达数百上千种的语言或方言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个趋势现在还在继续中。经语言学家们初步调查，世界上现有六千多种语言，在 21 世纪将有大部分语言或方言（有人估计大约有 70—80%）要陆续失去它们的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优势方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沮丧又十分无奈的事情。语言或方言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它们的消失将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亡，这是人类财富的巨大损失。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濒危语言和方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或方言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它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

1992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属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国际委员会（CHSH），面对语言濒危现象日益严重的局面，提出了编辑出版一本《濒危语言红皮书》的建议。同年 8 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包含有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尚未研究或尚未充分描述的濒危语言在语法、词典和教科书以及口头文学等方面进行描述”；

1993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定该年为世界范围内抢救濒危语言年，呼吁各国政府机构或团体组织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开展濒危语言方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同时把《濒危语言红皮书》的编辑和出版列为科教文组织的直接管理项目；

1995 年 11 月 18—20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关于濒危语言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语言学家对濒危语言和方言的定义和概念，以及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会议的论文随后汇编成《濒危语言研究》（*Studies in Endangered Languages*）论文集，于 1998 年在东京出版；

1996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语言政策的国际会议，提出需要研究世界语言现状的问题，鼓励人们更加关注人类的语言财富，并且敦促有关方面从政策上采取有效措施对濒危语言方言实施保护和抢救；

1998 年 5 月 26 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给各国的有关机构和语言学家发出公开信，要求提供合作，完成《世界语言报告》并使之能够定期出版；

2001 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世界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上，美国语言学家马提索夫教授呼吁，鉴于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和方言消亡的速度加快，我们应该像关注濒危动物一样地关注濒危语言和方言；

2002年4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将与美国《发现》频道携手,共同推动保护全球濒危语种的工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以组织活动和播放特别节目的形式,在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人们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的意识;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有语言专家、语言社区代表等参加的国际专家会议。会议提出了科教文组织保护濒危语言活动的若干具体建议,要求强化该组织作为语言多样化和语言濒危资料中心的作用。

以上事实都说明,濒危语言和方言的有关调查研究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极大重视。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这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尤其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近年来在保护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一些地方恢复了英语和土著语言的双语教育;美国的语言学界对一些濒危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过《濒危语言论文集》。英国设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并且于1995年以后多次召开会议,就“濒危语言的保护”这一主题,就濒危语言研究、濒危语言与教育、濒危语言与媒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府重视原居民语言的调查研究,并且明确规定在全国实行多语制,支持原居民的语言和文化,大力推行原居民语言与英语的双语教育;1994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西澳大学联合建立了澳大利亚濒危语言论坛,成立了濒危语言中心电子资料库。日本1994年在东京大学建立了一个国际濒危语言资料交流中心,1997年颁布了阿伊努文化促进法,直接推动了日本遗产语言阿伊努语的复苏。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所有这些努力,都为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众所周知,也有濒危语言的问题。按照我国民族语言学者的初步估计,少数民族语言中,像满语、仡佬语、畲语(畲族人所说的本民族语言,不同于畲话)、柔若语、尔苏语、赫哲语、克木语、裕固语、登语、义都语、阿依语、塔塔尔语、普标话等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汉语有濒危方言吗?

大家都知道,汉语有非常复杂的方言。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等十类。官话区分布范围最广,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从东边的扬州、南京,到西边的乌鲁木齐,南北东西纵横几百万平方公里,将近七亿多的人口说的都是官话。这充分体现了汉语方言的统一性。晋语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以及与内蒙、陕西交界的一些市县旗;吴语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赣语主要分布于江西省;湘语主要分布于湖南省;闽语主要分布于福建、台湾、海南,以及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粤语主要分布于广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东部的玉林、北海等地;客家话主要分布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以及台湾、广西、湖南等地。这几种方言使用的人口都在3000多万人以上,至7000多万人之间。平话分布范围最小,它只通行于广西桂林一带的桂北地区和南宁一带的桂南地区,使用人口只有200多万人。徽语分布的范围也不大,它只流行于安徽南部的十几个县市,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浙江的一些地方,使用人口也只有300多万人。除此之外,汉语还有一

些方言暂时不好归类,例如湘、粤、桂三省区交界的很多地方有一种暂时称作“土话”的方言,它们到底应该归入哪一种方言,方言学家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上面说到的这些汉语方言都不是濒危的方言,其中的很多方言仍然被广泛使用,例如属于吴语的上海话,属于粤语的广州话,属于闽语的厦门话等方言,正在表现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即使使用人口相对已经很少的徽语和平话,也远没有到达濒危状态的程度。那么,汉语还有濒危的方言吗?我们知道,上面所说的十类方言,讲的只是大类,其实每个大类内部包含很多方言,它们相互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同是闽语,福州话和厦门话不能相通;同是吴语,苏州话和温州话互相通话也有很多困难;同是湘语,长沙话和娄底话差别也非常大。所以,我国东南地区很多地方都有“十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的说法。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语方言的分歧性。汉语方言的统一性是主要的,分歧性是次要的。根据汉语方言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对濒危语言和方言给出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当一种语言或方言已经被分化或分成若干个孤立的地区,并处于周围强势语言或方言的包围和影响之中,明显表现了生存活力的衰竭,这种语言或方言就是处于濒危状态。据此,我们可以把现在使用人口非常少,使用范围很窄,受到周围优势方言的强大影响,已经处于明显消亡之中的方言,称为濒危的或即将濒危的汉语方言。根据这个说法,大类底下的个别方言,还有某些不好归类的方言,可以叫作濒危的或即将濒危的汉语方言。下面举些例子说说。

畲话。畲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它主要分布于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东部的山区丘陵地带,以及江西、安徽等省区的个别地方。畲族人所说的本民族语言叫做畲语;畲族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叫做畲话。有学者认为畲话是一种超地域的,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例如有的地方的畲话管天气叫“天性”,管天上的虹叫“蛟龙”,管雷阵雨叫“雷公水”,管整座房子叫“寮”,管苍蝇叫“白蚊”,管腋下叫“手镬”,管背部叫“布龙骨”等。我们已经知道的畲话周围的方言,很少有这些说法的。说畲话的人口虽然还有数万之多,但它零散分布,本来就来不及形成一种内部有效一致的方言。这种方言又分别处于浙江南部吴语、福建北部闽语、广东潮汕方言的强势影响之下,目前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消失自己原有的方言特点,向周围的方言靠拢。很多原来讲畲话的人,现在已经改说当地其他的汉语方言了。

疍家话。疍家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汉族族群,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至今已有很长的历史。后来泛指我国广东、广西、海南、湖南等地“浮家江滨”、“以舟为室”的那些水上人家。旧时“疍家”人被视为“愚蠢不谙文字”的贱民,备受欺凌和侮辱,连“疍家”的“疍”也被写作带虫字偏旁的“𧈧”。不过,疍家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方言,他们所说的话,跟所在地岸上或陆上的粤语、闽语、湘语等方言大体一致,这样才方便于他们的交际需要。但是,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又使得他们所说的方言带上很多特殊的印记。例如,有的地方的疍家自称“蛟种”、“龙种”或“龙户”,把岸上或陆上的居民称为“旱民”或“地人”;有的地方的疍家管带遮棚的船叫“艇艇”,总称鱼类为“水主”。对猪马牛羊等的叫名也跟岸上或陆上的居民不太一样。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上把各地疍家所说的方言统称为疍家话。20世纪50年代以

后,各地疍家人陆续从水上定居岸上或陆上,现在真正还过着“以舟为室”生活的疍家人已经很少,知道疍家话、能说疍家话的人更是不多。疍家话确实处于濒危状态了。

正话。广东西南部的电白县,县境内有一种方言叫“正话”。这种方言有自身的显著特点,例如,从结构上不能区分北京话的“被”字句和“把”字句,“我把他打身死”既可以理解为“我被他打了一顿”,也可以理解为“我把他打了一顿”。电白原是明代的“神电卫”所在地,是驻军守卫的地方。正话就是当时来自各地的驻军和官员通用的一种话,据说接近明代的官话,而且使用人数达数万之众,又是当地的权威方言,故称正话,也称“旧时正”。后来,随着卫所中落,正话退出县城,逐渐散落到县城周围的偏远村庄,又因为“旧时”与白话(粤语俗称)的“狗屎”谐音,便戏称这种话为“狗屎正”。这个名称恰好反映了正话由盛而衰,受到冷落真实情况。今天,正话只在北部偏远乡村狭小范围内零散分布,知道正话、还能说这种方言的人口也仅剩六千多人。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一般都会说当地通行的黎话或海话(闽语)、白话(粤语)、艾话(客家话)等其他方言。他们外出时不说正话。在村里,正话也不是唯一的交际语言,往往是跟其他方言同时交替使用,可自由换码,进行多方言交际。所以正话已经处于严重的濒危状态。

乡话。在湖南沅陵西南以及与之相邻的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张家界等地的一些乡镇,分布着一种叫“乡话”的方言。“乡话”就是土话的意思。当地人把周围的湘语和西南官话叫做“客话”,又把自己的话叫做“瓦乡话”。“瓦”与“话”同音,“话”就是说、讲的意思,“瓦乡话”就是“说乡话”。乡话的形成和历史演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方言特点非常显著。乡话很多常用字的读音,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方言大不一样,例如有的乡话“你”读如“列”,“耳朵”读如“娘都”,“左边”读如“居比”;词汇上也有很多特别的说法,跟常见的方言差别很大,例如有的乡话管天气叫“天色”,管平原叫“大坪”,管中午叫“半牯”,上午就叫“上半牯”,下午就叫“下半牯”,管蜻蜓叫“娇娘”等等。因为字音和词语的这些特殊性,使得调查人员在记录乡话时倍感困难。总之,乡话跟周围的湘语和西南官话,以及苗语、土家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都不能通话。但这种方言属于汉语却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划归到哪一大类的方言,现在还在讨论之中。虽然说乡话的人数还有好几万人,而且也相对集中,但是,为了对外交际的需要,说乡话的人一般会湘语或西南官话,有的还兼通周围的苗语或土家话。近年来乡话的使用范围日渐缩小,交际功能日趋衰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汉语存在濒危方言的事实。当然,濒危的汉语方言远不止就这几个。零散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地的军话,曾经流行于海南岛儋县、昌江一带的儋州话,广西龙胜、资源境内苗族人所说的一种汉语方言伶话,零星分布于黑龙江省古驿道上的站话,还有浙江的九姓话,澳门土生葡人所说的粤语方言等,都应该被认为是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汉语方言。

语言或方言是发展和变化的。因此,在这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某些语言或方言的消亡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汉语方言发展历史的规律。但是,这些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跟所有其他汉语方言一样,都是我国灿烂文明的

组成部分，它们曾经承载着华夏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体现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记录着汉语发展变化的事实，是非常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这些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我们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予有效的保护。我们应该从高度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工作的角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濒危汉语方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研究。使用录音、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收集并记录有关濒危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资料，以及长篇语料和各种口头文学、民间文艺、民俗服饰、文献资料等等，制作濒危汉语方言的语料库和声像库，使之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下去。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汉语普通话的提高和普及，使得一些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汉语方言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它们的消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开展濒危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并为此做了一些必要的努力。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为A类重大研究课题。张振兴研究员是这个总课题的负责人。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的调查研究成为这个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濒危语言”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境内的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由本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黄行研究员负责组织有关学者进行调查研究；“濒危方言”主要指的是汉语中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由熊正辉、张振兴研究员负责组织有关的汉语方言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大约与此相同的时间，时任广东韶关学院院长的林立芳教授，也对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关注，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林立芳教授不但亲自参与韶关地区一些方言系属不明的“韶州土话”的调查研究，而且积极呼吁社会力量对这项学术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由此，本项目得到了韶关市永兆置业有限公司林喜茂先生、慧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林喜发先生、华泰苑置业有限公司姚炎华先生等的实际资助。我们将把这些资助陆续用于濒危方言的田野调查和出版补贴。借这个机会，我们对林喜茂、林喜发、姚炎华等先生的远见与慷慨表示敬佩和感谢。

汉语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列一个大致的工作时间表，组织有关学者进行细致的、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且把这些调查记录的资料整理出版，以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开始出版的濒危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就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强调，调查报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主要以记录和保存方言事实、方言资料为目的。我们虽然也为这种调查研究制定了统一的大纲，但是每一种濒危方言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只要能把事实记录、保存下来就可以了。当然，保存方言事实和方言资料还有其他办法，例如制作音像资料，建立语料库等等，这个得根据我们的经费情况在下一步给予考虑。

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更多支持。

熊正辉 张振兴 林立芳

2005年8月20日

濒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为

——读丘学强《军话研究》

詹伯慧

近年来，在我国语言学界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濒危语言和方言的小小热潮：“抢救”濒危语言和方言被看作是语言调查研究的当务之急；书店里出现了《濒危语言研究》的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共同提出的“中国濒危语言和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课题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正在加紧组织力量，落实措施，开展研究。丘学强博士这本《军话研究》，正是作为这一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适时完成的佳作，堪称是撒落在濒危语言和方言研究园地里的的一场及时雨。

“军话”这一特殊的方言零星散落在我国南方粤闽琼桂诸省（区）的一些地区，一般都处于强势方言的包围之中，性质近似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方言岛”。这些与众不同的汉语方言在它所通行的有限地域内代代相传，但过去一直未能引起语言研究者足够的注意。1956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跟随严学窘先生和王均先生踏足海南岛调查黎语，途经岛上极南的崖县（今属三亚市）时，发现一种不同于周边属闽语系统海南话的“军话”，匆匆忙忙用身边仅有的一千多张方言调查单字卡片把这一很有特色的方言记录下来，回京后按照袁家骅师的指示，根据有限的语料把调查所得整理出一篇题为《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的文章于1959年8月在《语言学论丛》第三辑上发表。没料到此文竟引起了海内外语言学界，特别是汉语方言学界的注意，被视为难得一见的“方言岛”，此后经常为语言学著述所引用，作为一个在闽语包围中的“北方方言岛”的典型例子。当年我所揭示的这一既像北方官话，又具有较多一般官话所未见语音特征的崖城“军话”，之所以引起语言学界的瞩目，关键还在于这个“军”字令人引发许许多多的遐思。说实在，那时候我们脑子里还没有什么“濒危方言”的意识，更不会想到要赶紧采取措施来“拯救濒危方言”。

岁月匆匆。打从我“发现”海南岛崖城“军话”以来，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几十年来，我国的语言调查研究工作何止是“突飞猛进”四个字所能形容！如今放眼中华大地，每一种能用来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包括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汉民族语言

的各种方言，几乎都有语言工作者染指过，调查过。完全没有撩开神秘面纱、没有人记录过调查过的语言或方言，几乎很难找到了。正因为几十年来语言和方言的调查面已经大体上覆盖了我国版图的东西南北中，我们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发现、了解到在现有的许多语言和方言中，有哪些是处于“濒危”的状态，急需进行记录调查，做好“抢救”的工作；也才可能把调查研究濒危语言和方言提到当前语言研究的重要地位上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从事方言研究的人，观念自然也应有所更新。当年颇有一点“孤证”味道的崖城军话，如今已成为语言学界瞩目的濒危方言“军话”系列中的一员。那时候由我粗略整理出来的一些特点，现在又有机会通过学强博士这本《军话研究》重现它那独特却又濒危的风貌，真是始料不及的事！

二

语言研究需要有心人。濒危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更需要有心有志之士，深入实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才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语言环境中挖掘到这类濒临绝种的语言资源，揭示出世上罕见的“语言稀品”的真实面貌，并进一步探求其形成及发展的脉络。丘学强从事军话调查研究的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打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作为有志于汉语方言研究的暨南大学第一位攻读汉语方言学的硕士生，便对他接触到的“军话”这一汉语方言的“怪胎”情有独钟。他在 1986 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便是记录描写广东几处“军话”的《平海、坎石潭、青塘军话初探》。事隔十多年，当他历经人生曲折道路，“下海”而又再度“上岸”重啃汉语方言这根“鸡肋骨”时，他考到我门下再攻博士学位。我问他阔别多年，再来研究方言有何打算，他竟毫不犹豫地回答：“继续研究军话。”好一个执著的丘学强！难怪他在本书的后记里说他离开学术界的那段日子里，总觉得自己有一种“与军话有缘”的感觉。一旦回到方言研究的大家庭中来，他对军话的调查研究简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雀跃万分，以至于“为了它，我常只身深入穷乡僻壤与‘军’的后代们同吃同住，拍录下它们的笑貌音容，又间或脚踏泥泞、披荆斩棘，面朝残碑古墓与他们同抒思古之情怀……”在“攻博”的三年时光里，据我所知，学强由于要兼顾学业和工作，又没有寒暑假可以利用，每年都是抓紧利用“五一”、“十一”及春节等长假期到他计划中的军话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这样才终于收集到粤琼两省多处军话的大量翔实语料，为博士论文《粤、琼军话研究》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论文开题的时候，学强曾经想过就以《军话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劝他还是别把摊子一下子铺得太宽，先把粤琼两省的军话弄清楚，下一步再来扩大研究面吧！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以《粤、琼军话研究》为题，以两省近十个军话方言点为对象，写出十来万字内容丰富、颇具创见的博士论文来，获得了论文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军话方言研究的最好成绩”，“作为第一篇全面论述军话的论文，可说是十分成功的”，“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难得的是：在论文获得好评、学位获得通过之际，丘学强这个“军话迷”并没有松一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而是继续盘算着如何进一步趁热打铁、锲而不舍地实现他那要把调查研究的触角伸进各省的军话并最终实现让军话研究的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军话“营地”的愿望。而就在此时，北京传来了要请他主持“中国濒危语言和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研究课题中军

话调查研究子课题的消息,更进一步鼓舞了他的士气,使他下决心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对那些尚未调查过的军话开展调查,并且尽可能利用前人已经调查过的相关著述和历史文献、地方志书所提供的历史、人文资料等等来充实自己的军话资料库,为编写全面反映军话实况的《军话研究》创造条件。例如,2004年当他听说广西北海地区也有军话时,他很快就利用公众假期背起行囊西进北海,调查了北海市合浦县的永安军话。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他所掌握的各地军话相关资料比他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增加了十多万字。这就保证了这本《军话研究》有足够的翔实资料作为科学依据,有把握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出各地军话的真实面貌来。如今在《军话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粤琼闽桂四省(区)九个军话点的音系,作者以亲自调查过的广东惠东的一处军话和陆丰的两处军话,海南儋州、三亚、东方各一处军话,以及广西合浦的一处军话作为主要描述和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虽然还不能说本书已经可以使读者对分布在四省(区)的军话一览无遗,但是,通过这本军话专著,起码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这种方言岛性质的汉语方言的整体面貌,看到它们与周边方言——闽语、粤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关系,了解到各地军话的实质了。本书第六章以《标音举例》为题列举了显示七种军话音读的具体语料,又在随后的第七章详细列出一种军话的词汇总表。这就让我们在大体上对军话有所认识之后,进一步有机会看到活生生的军话实际情况。就目前的条件来说,《军话研究》作者已经尽力满足读者认识和了解军话这种濒危方言的需要了。

三

军话的研究涉及许多理论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在掌握全面情况的前提下来考虑。平面的描写是必要的。但是,在描写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比较分析,通过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式,运用语言科学的理论来进一步探讨摆在我们面前的语言事实给我们提出来的种种问题。解决好这许多的问题,才是我们调查研究军话的主要目的,也是濒危语言和方言的研究之所以值得重视的主要原因。《军话研究》在描写、概括各地军话特点的基础上,从军话的历史来源切入,把共时的现象跟历时的比较结合起来,论证了军话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而对军话的性质得出具有独创性的结论,并由此而推断出军话的定义、归属和分类。这就把军话的研究从理论的层面上大大推进了一步。毫无疑问,这正是这部《军话研究》最具价值的地方。下面我们不妨看看作者在几个涉及理论、方法的问题上是如何理解军话的:

1. 关于军话的性质

以往“军话”在人们的心目中大致就是一种在南方某一种方言或某几种方言包围下的北方方言岛。在《军话研究》中,作者通过剖析大量的翔实语料,综合比较它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对“军话”的性质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独特见解,修正了“军话”都是北方方言岛的说法。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已知各军话点距离较远,且不成片,彼此间少有往来,甚至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二、根据调查,各种军话各具特色,互相间通话困难,从语言特点上看,也无法将其划为同一方言。例如语音系统方面有的有-m、-p、-t、-k尾韵,有的没有;有的与北方方言相近的特点较少而与粤方言或客家方言近似的特点较多;有的近似闽语的特色十分明显……如此等等,怎能一股脑儿

把所有军话都视为“南方方言包围中的北方方言岛”呢？由此《军话研究》的作者得出他自己的结论：

“并非凡是军话都可以划归北方方言”；

“如果从整个语言系统考虑，军话虽然有不少与北方方言接近的成分，但广东军话与广东的粤、闽、客三大方言相似之处也不少，这就造成了把军话全部划归北方方言的困难……海南军话接近北方方言的成分较广东军话的为多，但儋州军话的声母系统以及八所、崖城军话的阳平变促声又与一般的北方方言有较大差异……将其全部划归北方方言似乎不易被认可。而武平军话则为客、赣混合语，永安军话闽语成分较多”；

“我们认为目前暂时还无法将军话统一划归某一方言”。

由此可见，丘学强博士是认为各地军话各具特色，不应该统一划入哪个方言的。但他也不赞成随便把它们当作不同的“混合语”。这一见解来自语言实际，并非空穴来风，因此我们认为是科学的，合理的。

2. 关于军话的来源

《军话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到几个结合：共时和历时相结合；今音与中古音、近古音相结合；语音比较与词汇、语法比较相结合；历史、人文资料分析与语言事实分析相结合。正是通过这些结合，特别是紧紧抓住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论证，才终于能够有理有据地揭示出军话的历史渊源，而历史渊源的显示，又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军话的性质。根据大量的调查材料，在结合人文、历史及语言发展规律的分析，就历来学者对军话来源的种种看法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以后，本书作者在众说纷纭中给军话的来源下了“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有密切关系”的结论。认为“明代卫所军人在戍地成家，且因世袭而世代相传是军话得以形成、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比较了明代前后有关韵书及当时的“通语”以后，作者认为军话就其语言特点而言，与明代前后的“通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的“通语”是各地军话形成和发展的语言基础，“通语”中读书音、南音、北音以及操军话者原籍的方音是军话形成之初就显示各有不同的原因。在军话发展的过程中，“通语”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和制约的作用。各地军话中一些相近或独特的特点所反映的应该就是保留下来的明代“通语”的特征。由于军话一般都处于其他方言包围之中，很容易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因而军话中其他方言的成分日渐增多，各地军话本身原有的特色在其他方言的影响下也就逐渐减少了。有的还会因为特点的丢失和会说的人日渐减少而最终导致这一军话的消失。

3. 关于军话的定义

在对军话的性质和来源都有了明确的认识以后，就有把握可以给军话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以拨开弥漫在“何谓军话”这个问题上的迷雾，让人们对此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军话研究》的作者给了我们十分明确而又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军话是散布于粤、琼、桂、闽等地的具有“方言岛”性质的方言，它们因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关系密切而得名。军话大多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明代“通语”的特点，但以今天的面貌看，它们的语言特点各不相同，不应统一地划归某一方言。

这样一个军话的定义,综合了军话的性质、来源和特点,既准确地反映了军话的实际情况,也体现出作者在全面研究各地军话之后得出的独特见解,无疑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

四

《军话研究》一书除了较全面地论证并解决了有关军话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外,同时还讨论了一些方言学上、乃至语言学上的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得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结论。对于如何理解濒危方言,对于方言的分区和方言岛的确立,对于语言和方言历史的研究,对于汉语发展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近代汉语面貌的揭示,书中的论述和提供的资料,都能够给人以启示。拿对于濒危语言和方言的理解来说,作者参照海内外专家认为可以从语言使用者和语言自身等角度对语言的濒危程度进行层级划分的做法,对于军话是否应该归入濒危方言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认为,“稳定但受到威胁的方言”、“受到侵蚀的方言”以及使用人口的不断减少这些都是判断一种语言或方言是否濒危的重要标准,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不能单纯只看使用人口的多少。因为“处于封闭孤立乡村的几百人的语言群体所显示的前景,比处于多语种混居中一万人的语言群体所显示的前景要乐观得多”。在综合分析语言发展前景之后,作者认定“军话已经开始走向濒危”。对军话属于濒危方言的论证,无疑值得人们在鉴别其他濒危方言时参考。在对待军话归属问题上,如前所述,作者既不同意把各地军话都归入北方方言(岛),也不赞成都推进“混合语”中去,作者的观点是不同的军话在归属问题上应作不同的处理,这种从语言实际出发的态度,无疑是方言分区中应该严格遵守的。至于《军话研究》对于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史研究的作用,只要翻翻书中联系历史音韵,特别是探讨明代前后的官话和各地军话关系的论述,也就不难明白作者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了。在这里,我想还是引用书中的几句话来作结束语:

……拜读了音韵学专家们的不少有关元、明、清官话的著作和论文,经过反复的对比、思考和论证,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军话是在南方方言包围下的值得深入研究的方言,而要研究元、明、清时期的“通语”,现代的某几种“军话”也许就是“活化石”。至少,用军话与前人留下的韵书互相印证,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当时的“通语”。

军话的研究价值如此显著,其他任何一种未被染指的濒危方言,一旦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又何尝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学术价值呢!正因为这样,我不禁要大声疾呼:濒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为!

2005年9月于暨南大学

目 录

《汉语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总序.....	熊正辉 张振兴 林立芳 (1)
濒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为.....	詹伯慧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与“军话”.....	(1)
第二节 军话的地理分布与使用情况.....	(3)
一 分布与人口.....	(3)
二 周围方言情况.....	(4)
第三节 军话调查研究情况概述.....	(5)
一 文史资料对军话的介绍.....	(5)
二 语言学界调查研究成果概述.....	(7)
第四节 本书研究的方法、目的和意义.....	(9)
一 方法.....	(9)
二 目的和意义.....	(10)
第五节 音标符号.....	(10)
一 辅音符号.....	(11)
二 元音符号.....	(11)
三 声调符号.....	(11)
四 其他符号.....	(12)
五 简称.....	(12)
六 引文.....	(12)

第二章 军话语言特点概述.....	(14)
第一节 语音.....	(14)
一 声母特点.....	(14)
二 韵母和声调特点.....	(17)
三 音节比较.....	(21)
四 有关语音现象的讨论.....	(31)
第二节 词汇.....	(31)

一 词汇比较	(32)
二 军话词汇现象讨论	(40)
第三节 语法	(41)
一 词法	(41)
二 句法	(46)
第四节 军话语音、词汇、语法特征讨论	(50)
第三章 军话音系	(53)
第一节 各地军话的声、韵、调及其说明	(53)
一 惠东平海军话的声、韵、调	(53)
二 陆丰青塘军话的声、韵、调	(54)
三 陆丰坎石潭军话的声、韵、调	(55)
四 儋州中和军话的声、韵、调	(56)
五 东方八所军话的声、韵、调	(57)
六 三亚崖城军话的声、韵、调	(58)
七 合浦永安军话的声、韵、调	(59)
八 福建武平军话的声、韵、调	(60)
九 军话声、韵、调说明	(61)
第二节 平海军话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66)
第四章 平海军话同音字表	(77)
第一节 说明	(77)
第二节 平海军话同音字表	(78)
第五章 军话的形成和发展	(91)
第一节 有关军话来源的几种观点及其评述	(91)
一 “苏、李、马”说	(91)
二 “西南官话”说	(96)
三 “宋代统县政区”及“隋唐五代”说	(98)
四 “明代卫所军人”说	(100)
五 其他	(101)
第二节 “军”、“所”考	(102)
一 从语音上看	(102)
二 从历史、人文资料看	(103)
三 从前人留下的有关语言的资料看	(115)
四 “所人”讲军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16)
第三节 军话与明代前后官话的关系	(119)
一 明代前后官话浅述	(119)

二 语音比较	(119)
三 军话词语与古词语及北方方言词语的比较	(130)
四 小结	(134)
五 关于深圳“大鹏话”	(134)
第四节 与军话有关的方言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	(137)
一 方言岛的定义	(137)
二 方言的名和实	(138)
三 史料、考古、当地人的说法与方言研究的关系	(138)
四 一种少见的韵尾变化现象	(139)
五 方言比较的方法	(140)
六 方言的“受影响”和“底层”	(141)
七 关于“平声不分阴阳”	(142)
八 关于儋州中和军话的声母系统	(142)
第五节 军话研究对明代官话研究的意义	(147)
一 官话、南音和北音	(148)
二 关于见组声母的“腭化”	(148)
三 关于-m 尾和入声韵尾	(148)
四 关于“官话”名称出现的年代	(150)
五 其他	(150)
第六节 结论——军话的分类、归属和定义	(151)
一 分类	(151)
二 归属	(151)
三 定义	(154)
第六章 军话标音举例	(155)
第一节 平海军话标音举例	(155)
一 语法例句	(155)
二 平海军声儿歌	(167)
三 平海军话熟语、谚语、歇后语	(173)
四 平海军话短文	(176)
第二节 其他军话标音举例	(178)
一 儋州中和军话民歌	(178)
二 东方八所军歌	(180)
三 三亚崖城军话儿歌	(181)
四 陆丰青塘军话儿歌	(182)
五 合浦永安军话儿歌	(183)
六 昌江乌烈军话歌谣	(184)
第三节 平海军声对话	(184)